

# 韓國自由主義與世界發展

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其現代化歷程一直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學者和思想家所關注的一個研究課題。韓國現代政治體制的確立、市場經濟的發展、市民社會的發達，都與韓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密不可分。不久前，由香港城市大學主辦的「思考亞洲一體化」講座中，來自韓國首爾國立大學的講師吳炳守，講解了他眼中的韓國自由主義發展脈絡。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首爾國立大學講師吳炳守訪港講解韓國自由主義發展史。



■講座現場學生提問。

吳炳守認為，韓國的自由主義發展從西方借鑑而來，而且這一起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在韓國的近代化、反對殖民主義的獨立運動、確立民主主義體制的現代化、市場發展與經濟騰飛的過程中，自由主義都與韓國的歷史脈絡密不可分。但同時，由於特殊的歷史格局，韓國的自由主義發展也蒙上了濃厚的映照美蘇冷戰體制的特色。而這些，都是韓國今日發展所要克服的問題。

## 近代化與香港的淵源

吳炳守說，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思想，是韓國近代化的產物。1885年，中國的李鴻章給朝鮮國王寫了封關於巨文島事件的信。李鴻章怕巨文島成為「第二個香港」，遭列強佔領。後來，香港成為韓國的近代體驗空間、信息收集空間，因為香港在當時是個世界性中介地，網絡複雜，很多西方的書籍翻譯、文本均來自香港。而韓國，自由主義如同中國與日本，作為新接收的西歐文明的內質被輸入。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西方文化被介紹進來，個人和權利等概念，自由、自由主義等用語開始扎根，以此為基礎，產生了君民共治形態的立憲論。特別是日本福澤諭吉，中國的嚴復、梁啟超等人的著作憑借漢字在韓國知識分子中廣泛流傳，這是近代東亞知識連鎖的一個環節。

日本強佔韓國之後，韓國的自由主義再也沒有發展的動力，但是與國民主義相結合，成為抵抗日本法西斯的思想資源。特別在1919年的韓國三一獨立運動之後，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合流成為韓國思想界建構現代國家、反抗殖民的思想武器。

## 自由主義的異化

擺脫殖民主義獲得光復之後，自由主義在法律上成為韓國立國的依據。但是經歷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美蘇冷戰以及韓國國內的威權主義統治時代，韓國的自由主義發展在吳炳守看來發生了很大的異化，是一種延續戰爭思維的「冷戰自由主義」；而自由主義原本應有的法治思想、立憲分權、個人自由等概念則被淡化。

吳炳守認為，「現代國家」本身就是強國之間霸權戰爭、獨立鬥爭、內戰的產物，但是如果國家成立後還持續進行內戰和極端化的政治對抗，那是因為戰爭正以另外一種方式持續進行。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即便沒有與外部敵人展開戰爭，但是如果有了內部的抵抗或者國家統治階級的權力基礎變得薄弱，就會誇大內部敵人的形象，把狀況規定為戰爭狀態。內戰與一般的政治糾紛沒有多大區別，在整個社會領域和集團中，戰爭原理被一般化，使得國家內部的在野



■韓國首爾景福宮



■吳炳守(右二)與本港學者合影。



■位於上海的夫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

黨的抵抗運動和對政府持批判態度的一般民眾也被當作內戰中的絕對性敵人。

故而，吳炳守認為，冷戰時代，韓國的軍政府和威權政治體制，奉行強力的社會管控，作為冷戰環一部分，特別是在韓美同盟的基礎上，韓國的自由主義內涵充滿了對抗性：既對抗內部的敵人，同時也對抗包括朝鮮在內的外部勢力。而這一切，都與美國所主導的東北亞秩序有很大的關聯。

## 需要克服的障礙

作為一名出生在光州的韓國學者，吳炳守對韓國未來自由主義的發展充滿期待。但他認為，雖然從1987年以來，韓國民眾通過市民運動完成了民主主義政治體制的確立，但是韓國的自由主義仍舊存在着諸多問題。

吳炳守認為，雖然冷戰已經結束，但是冷戰的環境依舊存在於韓國，例如，南北分裂和對抗的格局沒有改變，韓國的官方仍舊沒有廢除基於冷戰和反北方為目標的《國家安保法》、國家情報院。韓國的文化雖然很流行，但是文化產業控制在大財閥手中，經濟的民主主義並沒有實現。

因而，如何接受1987年韓國民主化之後，已經科層化的產業勞動者的政治代表性，怎樣克服一直以來落後於自由主義的外部擴張的冷戰體制，是韓國社會繼續向前發展時需要思考的問題。吳炳守認為，韓國市民社會中的進步派，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推行，面對勞工階層的身份地位削弱與貧富差距加大的情況下，應該作出怎樣的選擇，顯得非常重要。所以，以追求個人幸福和幸福權利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如何克服這些障礙，不能不說是相當大的課題。當然，它的走向將對世界與地區帶來的影響也不容小覷。

## 東 西

文：余綺平

## 黑箱與變童

天主教神職人員性侵犯兒童醜聞案，近年被歐美傳媒大量披露。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去年着手調查，上月完成報告稱，羅馬天主教會性侵犯兒童數萬名，梵蒂岡應立刻將全部涉案神父撤職，將案件交由警方處理。

與此同時，英國研究天主教學者康沃爾(John Cornwell)最近出書《黑箱：告解的秘史》(The Dark Box: A Secret History of Confession)，內容指出，神父性侵犯兒童的「罪魁禍首」，主要是神父聆聽兒童(青少年)懺悔告解的黑箱。

所謂告解，是信徒犯錯後懷着悔改之心，跪向黑箱內的神父懺悔，這時兩人距離密切，僅隔一木板，無所不談。信徒交心後，神父代表天主赦免其罪，讓犯錯的信徒與天主和教會重修舊好。經過懺悔告解，教徒始能領受聖體。

《黑箱》作者康沃爾的母親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十三歲時被母親送進青少年修道院讀書，讀了五年，原定畢業後當神父。但康沃爾叛教，轉往劍橋大學讀英國文學，他後來與一信奉天主教的女孩結婚，再度信教。

康沃爾於《黑箱》一書透露，他在修道院讀書時去黑箱告解，曾遭神父「求歡」。

告解，源自愛爾蘭西南部麥可島(Skellig Michael)一古老寺院。一二一五年教皇英諾森三世正式頒令，基督徒應遵守七項聖禮，包括懺悔告解。教皇立令，教徒每年至少要向神父懺悔一次。

最初的告解方式，是神父坐在教堂聖壇的椅子聆聽告解，信徒跪到他腳旁懺悔，內容多涉及性誘惑、欺騙和偷竊等道德敗壞行為。然而其他等候懺悔的信徒並不守秩序排隊，而是去偷聽別人的懺悔內容，情況混亂難控制。

紅衣主教Carlo Borromeo一五六四年即位後，對教規進行連串改革，設立黑箱告解制度。《黑箱》一書形容，黑箱裡充滿了「朦朧和曖昧的親密氛圍」。神父因長期隱居修道院，與世隔絕的生活枯燥刻板，他們在聆聽信徒懺悔時，一板之



告解年齡降至七歲。《黑箱》形容，懺悔的兒童，從此惡夢不斷。

十九世紀末，天主教教會內部要求進行大規模改革，以配合當時的科學知識，但庇護十世強烈反對，擔心改革會危害信仰。他頒佈了著名通諭《牧養上主的羊群》來譴責現代主義。通諭強調：「信徒是溫順的羊群，必須服從並跟隨牧者。」

《黑箱》認為，庇護十世的教條主義思想，形成了天主教的保守頑固作風，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依舊一成不變。該書譴責庇護十世是狡詐小人，設立全球間諜網，秘密從事截取情報等骯髒行為；他又設立宗教法庭，懲罰異教徒。

到今天，教廷不但容忍性侵犯兒童的神父，還要保護他們。在今年初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聽證會上，專家斥責教廷隱瞞事件，維護涉案神職人員。

《黑箱》最令人震驚的內容是：作者康沃爾訪問了一位選俗的神父，後者承認，他曾經聆聽過神父向他告解，不止一次去性侵犯兒童。作者問他如何回答？選俗神父稱：「我無話可說，僅將《聖經》交給他閱讀……許多年前，我們並不認為此等事很可怕。」

《星期日泰晤士報》書評預測，《黑箱》一書必定會令某些人憤怒，甚至羞恥。

## 農民詩傳人賀丙丁 年近九旬每日吟詩

2013年冬季，因中國第一個農民詩社——王老九詩社展覽室揭幕，記者來到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油槐街辦海王村。令人驚訝的是，八十七歲高齡的詩社創辦人賀丙丁依然堅持寫詩，六十多年來，這位詩翁共發表了詩歌一千多首。

展覽室就在賀丙丁家隔壁，系統地介紹了王老九以及王老九詩社的發展史，賀丙丁現場用詩歌向來賓致答謝詞。賀丙丁是典型的關中農夫老漢形象，樸實自然，雖年近九旬，卻耳聰目明，精神矍鑠。他保持着每天看新聞每天寫詩的習慣，「寫幾句詩心裡暢快，不寫詩反倒覺得沒事幹」，勞苦人民翻了身。」後來在《渭南報》刊登。從此，只上過小學三年級的他立志「拿鋤鋤地，拿筆寫字，當個文武雙全的新農民。」拜了王老九為師傅後，對師傅「見啥編啥，想啥說啥，觸景生情，多打比方」也當成寫詩的靈丹妙藥。這些成為影響他一生的「詩教」。

賀丙丁堅持創作六十餘載，既歌頌現行政策，也體現農村生活，貼近時代，尤擅長中長篇敘事詩，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二十三歲那年，編寫長篇敘事詩《賀丙丁認字》，讓他一舉成名：「不識字，實可憐，看見『一』字像扁擔。上集趕會把事辦，一萬票子當一千。手拿報紙顛倒看，長行短行印得端。一撇一捺又一點，河杈都是朝下邊……」1982年創作的「我丙丁，莊稼漢，手扶犁把把詩編。懷裡揣的詩罐罐，詩歌與我做伴。吆牛揚起紅纓鞭，耕雲播雨造豐年。得兒嘍呀放聲唱，鞭梢梢吊滿詩串。」念起來琅琅

上口。謎語：「一個木馬，四蹄四蹄。整天人騎，永久不巴。」(謎底木椅子)孩子一聽，便記下了。

一般而言，八十耄耋翁腦力退化，提筆忘字，而賀丙丁卻出奇地在八十歲前後創作了不少長篇敘事詩，如《我為老伴唱隻歌》、《莊稼漢詩壇春滿園》兩首自傳體長詩，寫了莊稼漢為詩而生的八十五年。賀丙丁說，從十八歲結婚到現在，老伴和他從來沒有吵過架，在家裡也非常孝敬父母，他「心裡高興，出門安心」，寫詩才能堅持到今天。

作為王老九詩社的創辦人，三十多年來，他還帶頭自費油印出版社刊《莊稼漢》，已出刊一百多期，詩社社員三百六十多人，遍佈全國二十六個省(市、區)，影響和帶動了一批詩歌愛好者。如今，執著於詩歌創作的賀丙丁更傾心於培養年輕人，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今天，雖然許多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但他認為「城鄉交流可以讓外出打工的農村青年寫出好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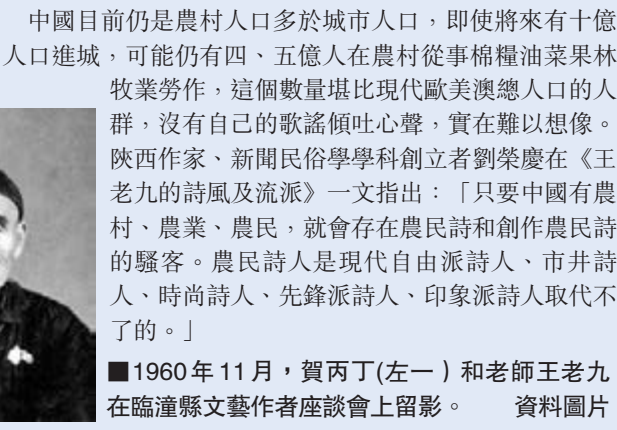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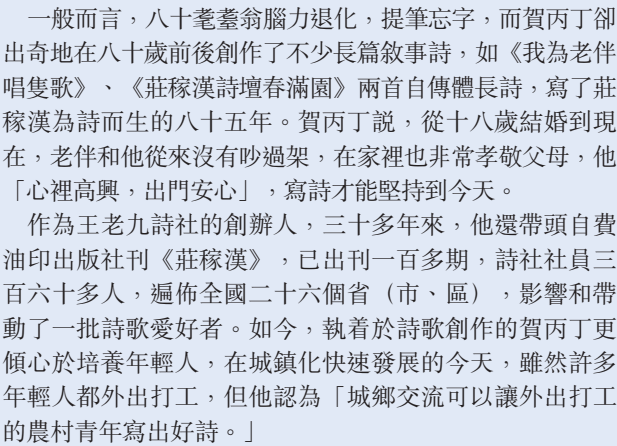
中國目前仍是農村人口多於城市人口，即使將來有十億人口進城，可能仍有四、五億人在農村從事糧棉油菜果林牧業勞作，這個數量堪比現代歐美澳總人口的人群，沒有自己的歌謠傾吐心聲，實在難以想像。陝西作家、新聞民俗學科創始者劉榮慶在《王老九的詩風及流派》一文指出：「只要中國有農村、農業、農民，就會存在農民詩和創作農民詩的騷客。農民詩人是現代自由派詩人、市井詩人、時尚詩人、先鋒派詩人、印象派詩人取代不了的。」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曉芳

■賀丙丁在王老九詩社展覽室。熊曉芳攝



■1960年11月，賀丙丁(左一)和老師王老九在臨潼縣文藝作者座談會上留影。資料圖片



■1960年11月，賀丙丁(左一)和老師王老九在臨潼縣文藝作者座談會上留影。資料圖片